

数据交易所该不该四处开花?

围绕这个话题，委员们在小组会上争起来了!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会场连线

“数字交易所要不要大家都来搞?”3月6日上午，经济36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屠光绍提出的问题，拉开了组内“争鸣”的序幕。

屠光绍认为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比如当年全国很多地方都搞证券交易所，建起来之后又没有形成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出现了诸多行业乱象，陆续关门了很多。“所以数据交易所不能你建完我也建。”

“我不建议一开始就把别人的路‘掐断’，要先培育。”原本宁高宁委员已经按亮了话筒，却被一向快人快语的陈晓红委员抢了先。

“数据交易和证券交易是不一样的，现在各个地方的数据从下到上还没有打通，存在很多数据‘壁垒’‘孤岛’，只有各地、各行业数据都实现了互联互通，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数据市场，因此当前我们还是要鼓励市场发育。”陈晓红用几句话就讲清楚了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市场发育不是简单地建交易所，还要培育数据商，也就是要让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过来，弥合数据与需求之间的鸿沟。”显然，屠光绍更关注的是内容建设。

“屠委员的意思是说，不是不让搞，而是要避免一窝蜂似地搞”，“还是要先摸索出红线、底线”……其他委员开始插话，试图“缓和”两位委员对话的语速。

“有的地方具备算力，但数据不

够，算法不强，因此还是要让数据、算力与算法都跟上来、数据商介入，这我同意。我想强调的是，现在各地都有大量数据需要采集、存储、使用和流转。如果这里不让搞，那里不让搞，最后会不会又变成只能一线城市才能搞?”陈晓红话很快，她的理由是，国家过去在消费互联网领域数据积累多，工业互联网领域数据积累偏少，要补齐短板，就需要鼓励大家的积极性。

“我同意陈委员的观点，数据交易所也不是批准建起来就完事的，还要承担相应责任。后面推动不下去了，可能也就不干了。”话筒终于回到宁高宁手中，他站在市场角度，补充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当数字经济成为政府工作报告里的高频词汇，“争鸣”背后需要共鸣。

事实上，在屠光绍发言之前，全国政协委员王茜已经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内

容——全国各地都在建数据交易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新一轮热潮来袭。交易所固然重要，但建设缺乏规范，监管部门不统一，有造成监管不一致的风险。而这种不一致，还会造成交易标的物形态各异、交易信息不透明，存在个人隐私信息和影响公共安全的原始数据被交易的风险。与此同时，交易所选址落户也缺乏统一布局，经济发达的地区一个城市甚至有三个交易所，西部地区城市可能一个都没有。而从行业自律制度建设角度看，有的数据交易所是理事会制，所谓的监察机构是理事会下属机构，谈不上对数据交易公正性和算法审计有什么约束。

“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个数据交易所处于无序建设过程中，建议健全数字交易平台的监管体系，尽快统一‘度量衡’。”王茜委员的这番话，既是这场“争鸣”的“序曲”，或许也可以被视为绕梁之音。

不负妈妈的嘱托

本报记者 贺春兰

3月6日一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接到妈妈的来电，“电话中，她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宇光，安心开会、积极讨论。记住，你要感恩，多为老百姓说话，把老百姓的困难反映上去!’”

妈妈的这番话，把黄宇光拉回到前不久自己生日那天。

生日，在这个本应向妈妈表达爱的日子，黄妈妈却要求儿子带着她从养老院出发，前往探望已退休多年的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罗爱伦，这位中国麻醉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不管有多远，我都要去。宇光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罗教授的帮助。”黄妈妈这次外出着实不易。从北京东南五环外出发，到达罗教授位于北四环外的家，黄宇光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妈妈靠在后座上，旁边放着拐杖、车里备着轮椅。两个月前，她经历了一场突发的疾病，幸运地挺了过来。

回想着那天与妈妈一同探望罗教授，听着电话中妈妈的谆谆教导，黄宇光心生感慨：“已经87岁高龄，还念着国家和百姓。我们背后，有很多这样的老妈妈，希望我在两会上的表现能让妈妈放心，能令她欣慰。”

黄宇光说，在妈妈的影响下，“感恩”已经渗入自己的血脉，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左右着自己的思维方式。

对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而言，这样的感恩已经转换为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家国情怀。

履职几年来，从无痛人流需要扩大麻醉医疗的供给，到如何采取具体措施促进“三孩”政策的落实，黄宇光的提案多从老百姓遇到的具体困难出发，也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寻找答案。

3月4日下午，医疗卫生界别小组讨论现场，黄宇光再次疾呼：“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是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建议明确规定三甲医院帮扶基层医疗的规划指标和具体任务，优先帮助基层医疗机构培养青年人才。加强过程监管，明确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医疗帮扶做到有项目、有时间，有任务、有要求。”

黄宇光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1978年进入大学就读，曾到农村插队，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困难的年代走来，我们对‘个人和祖国同命运’理解得更为深刻。”回首来时路，黄宇光由衷地感恩脚下这片滋养自己的土地，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感恩人民，发自心底地想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平时工作繁忙，黄宇光能够和妈妈静静聊天的机会并不多，“两会后，想第一时间回到妈妈身边，向她汇报今年两会的成果，以及我身为政协委员，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所作的一点微小贡献。”

让戏曲从“进校园”到“驻校园”

——李梅委员期盼梨园文化进一步浸润校园

本报记者 路强

“政府购买的戏曲进校园演出场次在中小学安排得较少；戏曲社团仅存在于个别条件较好的中小学校；每年仅仅欣赏一场戏、听一场讲座，对学生艺术素养的持续提升效用有限。”这是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对戏曲进校园现状的描述。

两会前夕，李梅带着自己的思考，开始走进校园开展调研。

在调研中李梅了解到，近年来，“戏曲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看演出、上戏曲课、参加社团学唱戏，梨园文化进校园初见成效。然而，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原因，“戏曲进校园”在中小学仍存在普及程度不高、活动成效有限等问题。

对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后，李梅相应地提出了意见建议，形成了一件题为《“双减”背景下探索中小学戏曲艺术素养培育新路径》的提案，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

“建议制定普通中小学戏曲艺

术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培育体系和课程设置；各地各校以‘请进来’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加强与戏曲院团、地方文广局合作，引进一批京剧或地方戏曲优秀院团和演员，有效开展戏曲课后服务活动项目，让戏曲从‘进’校园到‘驻’校园。”

李梅提出，各地各校以“走出去”的方式，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就近分期分批到戏曲院团、戏曲博物馆等地，开展体验式、互动式教育实践活动，了解戏曲艺术生产的真实过程，激发学生兴趣。同时，鼓励和支持各地将戏曲欣赏、体验纳入研学旅游内容；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戏曲艺术院团、戏曲博物馆、戏曲研学实践基地等向中小学生学习优惠或免费开放，积极吸引学生参加。

“期望以此为突破口，吸引更多关注者、喜爱者和支持者，进而促进戏曲事业蒸蒸日上，生生不息。”这是李梅的心愿与期盼。

要自信!月亮并非外国的“圆”

本报记者 王硕

“许多国产智能手机上的相机，明明完全是国内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却被手机厂商要求贴上欧洲名厂的标签。这怎么能激发我们自主研发的动力，更遑论创立自己的高端品牌。”提起这件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教授王涌天有些焦急，“我们现在的科技产品，有不少好东西，但是却不自信!”

这种“贴牌”是有代价的。王涌天告诉记者，国外厂商可以借此为由，对我国光学企业的自主创新设计收取高额的“咨询”“鉴定”费用，不仅不能带来任何技术进步和服务，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方向，“而且贴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误导消费者。”

这种情况并非只出现在手机上。据王涌天了解，我国高端医疗显微镜等多种医疗仪器的性能和品质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且售价远低于国外同类产品，但进口产品仍为国内很多医院的首选。

“我理解大家的担心。”王涌天解释说，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相关产品的性能可能弱于国外同类产品，可当下早已是今非昔比，“打通产业链要‘产学研’结合，如果不‘用’怎么进步?”

为此王涌天建议，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应出台政策，限制“贴牌”等行为；同时，设立品牌创新扶持基金，鼓励高技术企业创立自有高端品牌，从设计、工艺、性能、质量、服务等环节全面创新，增强上下游产品适配性和产业链话语权；并在税收优惠、采购限定等环节鼓励使用国产高技术产品。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进一步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逐步形成“有自主技术可用，国产高技术产品用得更好”的良好科研和市场环境。

“特别还要加强宣传力度。”王涌天强调，要让全社会关注国产品牌，改变盲目崇尚国外产品的社会氛围，“月亮并非外国的‘圆’，我们要有这个自信，中国造，依然好!”

视觉两会



资艳萍委员(左)和韦震玲委员正在讨论水资源保护,资艳萍手中拿的小瓶子里装的是韦震玲2022年2月21日从柳江中取的水样。韦震玲是广西柳州的一名公益诉讼检察官,柳州是西南工业重镇,近年持续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经过多年的努力,柳江水质已经名列全国前列,从事公益诉讼工作的韦震玲,一直在为柳州水资源生态保护奔忙,只为家乡一江碧水向东流。

特邀委员记者 何庆 摄

积跬步 至千里

——严慧英委员为“肺”发声 泪洒建言路

本报记者 赵莹莹

“从认识你的那一刻起,你用你的温柔和善良,守候着我……”这是一位尘肺病患者写给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严慧英的一首诗。今年,是严慧英为尘肺病患者奔走的第9个年头。

“以点带面”关注尘肺病

两会前夕,在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主办的第十期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研讨会上,当听到熟悉的河南尘肺病农民张恩军已经去世的消息,严慧英一度哽咽。

18岁到铁矿打工,长期高粉尘环境劳作致呼吸困难,最终确诊为尘肺病三期……张恩军的经历,是众多罹患尘肺病农民工的缩影。严慧英一直在关注的尘肺病患者除了张恩军,还有陕西省镇安县的倪书平、甘肃省古浪县的武登范……

严慧英不仅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与尘肺病相关的提案,还积极动员九三学社社员及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加入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工问题的行动中。

2016年两会前夕,九三学社携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联合主办“推动解决农民工尘肺病问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成了每年的两会前的固定动作。

在九三学社,对尘肺病的关注从“个人”升级成了“组织”。2020年10月18日,北京奥森公园九三学社“微跑团”启动,严慧英动员活动主办方将大爱清尘公益元素植入其中,并将“微跑”与公益捐款相结合,让当天参加活动的近百人充分了解到尘肺病农民的生存现状。

“一定要为他们做些什么”

“尘肺病患者大多是担负家庭经济支柱的中青年人,他们一旦患病,整个家庭都将陷入困境。”严慧英告诉记者,她第一次看到病床上骨瘦如柴的尘肺病患者牛凤祥时,泪水险些控制不住,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他们做些什么”。

抹去眼泪后,严慧英立即开始行动,参与到为尘肺病农民奔走建言的行动中。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她将一线的调研资料总结整理出来,提交了履职生涯中第一件关于尘肺病的提案。此后,严慧英每年都要在两会上为尘肺病患者发声。

让严慧英感到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剑指尘肺病诊断难、保障难、落实难等突出问题。

“随着这些年国家的重视和大家的共同努力,目前,尘肺病患者的状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还有一些具体问题要解决。”为此,严慧英希望建立尘肺病防治救助专项基金,这也是她2019年的提案内容之一。

每一步都在“践行”

“我们有责任去关注这个群体,帮助他们过上基本体面的生活。”严慧英说,在预防宣传之外,她更希望通过整体的帮扶措施和制度层面的推进,帮助尘肺病农民工,号召公众关注职业病防治这一社会问题。

今年,严慧英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将职业健康纳入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议》,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出台细化方案,加强企业职业健康信用体系建设,具体包括出台职业健康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方案,构建全面的企业职业健康信用评价体系和公示制度,在相关建设中强化职业病前期预防的重要性。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些年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了件正确的事情。”严慧英坦言。

带上会

瞄准用户体验,5年持续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期盼用户体验行业快速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王娟娟

“我今年提案关注的是用户体验产业的标准工作。”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叶友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行业发展的技术支撑,标准化工作亟须同步加强,以促进用户体验行业快速健康发展,在数字经济全球竞争中有效占据优势地位并赢得更多标准话语权。”

这是叶友达连续第5年为用户体验产业发声了。和他一起联名提案的还有周玉梅、蔡晓红、曲伟、张德兴、黄雪鹰等全国政协委员。

“孩子对不起,妈妈只有一双手,‘搬砖’就不能抱你,抱你就不能‘搬砖’。”这是一句在职场妈妈间盛行的一句话,虽然有点夸张和调侃的味道,却道出了一个现如今全社会聚焦并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二孩、三孩家庭面临着父母工作与照料孩子如何平衡的问题。

“今年两会,我准备就幼儿园学前教育问题提一些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李景虹告诉记者,要让娃娃们“有园上”“就近上”还得要“上得好”,这关系着千万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未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总人数约4000万。为此李景虹建议,鼓励现有幼儿园增设托班,成熟社区建立幼儿日间照料中心,将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至两至三岁之间,解

决双职工无人照料孩子的问题。根据社会需求,探索幼儿园“半日制”“全日制”和“小时制”组合模式,将家庭照看与幼儿园托管有机结合起来。

“政府应直接将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预算中明确安排学前教育经费,新增教育财政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李景虹呼吁,加强公办幼儿园新建、改扩建工程,扶持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鼓励成熟社

区开办社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提供方便就近的学前教育服务;将所有公立和私立幼儿园纳入监管范围,建立幼儿园品质诚信系统。对幼师和保健师实行信用制度和黑名单管理,严重的予以刑事制裁。

“对于老百姓来说,为孩子创造健康快乐童年,满足群众‘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就是成功的学前教育。”李景虹说。

让娃娃们“有园上” “就近上”“上得好”

本报记者 照宁

张德兴、蔡晓红、黄雪鹰以及齐让、朱星、杨玉芳、种明、苏国萃等“老”委员也加入进来,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推动用户体验行业发展。5年来,委员们瞄准用户体验,提案一年一个方向。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呼声”每年都得到相关部委的回应。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都表示将加强相关政策研究,并在相关工作中积极落实。“基本上每年都有所推动,这也是委员们集体的智慧结晶。”叶友达说。

在今年的联名提案中,委员们建议加强用户体验标准化体系顶层设计,成立“用户体验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同时,充分释放用户体验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加大对“用户体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相关课题的研究投入,持续提升用户体验标准国际化水平。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真正推动我国用户体验产业的发展,这也是政协委员的责任与荣誉。”叶友达说。